

祖國

23

日 錄

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最近的形勢……………龍取直

歐戰及我國態度……………胡秋原

記王觀禮先生……………胡秋原

全美洪門團結抗戰……………秋原

常識之類……………胡秋原

唯物史觀之批評……………世界史略

發行人 龍取直

主編 劉榮斌

發行所：祖國社

地址：重慶字水街67號

代售處：各大書店

定價：五分

預半年一元 郵費

全年二元 另加



最近形勢

龍取直

我們的注意力一時未免分散，讓由歐戰剛發生後各種消息引起其反應。正如奕棋而一心以為鴻鵠將至一樣，是很不好的。這事會比戰第一之義。比戰比歐戰更切身得多。這幾天已發覺了，這是很好的。

最近可看最近形勢。

最近敵人宣布他不予預歐戰，而將以全力解決「中國事件」。這一半是事實，一半是宣傳。所謂事實者，敵人早已不是一世單頭帝國，早不配干預任何世事，他惟一希望是「煙和連結」。所謂一半是宣傳者，敵人還想以不干預的空話，實得英法的讓步；甚至想以解決「中國事件」的口號，來威脅英法退出遠東。他甚至裝腔作勢，要英法撤退在歐軍隊。要不要外國軍隊在中國，中國有全權，日寇何得干預？而哈利沃克斯的聲明，卡爾大使勸英僑不必回國的勸告，以及美國的表示和大美晚報之勸日寇撤兵，是說已對日寇的陰謀給了當頭一棒。

但日寇想盡盡掙扎，是不成問題的。最近黃河渡口的戰事非常劇烈

鄂中方面，敵人已沿長江進攻的企圖，江西的戰爭也重新緊張。我們要拚命與敵人以打擊。最近又有敵人開軍閘外的消息，我們不要相信。這是敵人的烟幕彈。今天公開開去一萬殘命老卒，明天秘密開來一萬二千的新選軍，這是日寇做過不止一次的。如我們知敵之陰謀，就能破敵之陰謀。

敵入最近又用偽行在滬發鈔在其佔領區內徵關稅，企圖破壞法幣，以達其所謂以戰養戰陰謀。除英國已提議讓外，我們已有鞏固金融辦法。最近蔣委員長就四行聯合辦事處主席，一面嚴格統制外匯，減少無益浪費，一面吸收游資發展內地金融。這是極好的事。但為了打破敵人陰謀，更必須發展戰時經濟戰爭。此外，還要統一交通，促進輸出。最近水陸運輸業經調整，我們希望對外貿易也能加以調整。

最近汪逆大開其所謂會，集全國偽黨于一堂。這表示汪逆對敵丑表功，也表示敵人窮極無聊，姑且牽着汪逆一試。最近消息，敵人想和汪逆演一套雙簧，我們要鞏固統一和團結，加緊肅清汪逆及其走狗活動。此外，在內政上我們要加強效率，少作敷衍，少生枝節，少生摩擦；在外交上，要特別加強對美英合作。「賊勢已衰真大慶，士心未振尚私憂」，願再為國聲嘶之。

歐戰及我國態度

胡秋原

(一) 歐戰之觀測

歐戰竟于九月一日爆發了。歐戰之遲早爆發決不足奇，然暴發如是之快，是出我意外的。但三國談判不成，乘機安全不能建立，戰爭危機自加一層迫切了。

目前歐戰參加者，限于英法波對德。說到這戰爭的本身，一定大家會問，誰勝誰敗呢？是否會擴大呢？會延長好久呢？這三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有很大的影響。

目前英法宣布中立，且對德有微詞。他說的什麼藥呢？他有三條路可走。第一，說他在第一次歐戰中的把戲，拆希特拉的禍福，參加英法方面。第二，表面中立，或伴觀英法，在決定勝敗，乘英法不備，幫助德國。第三，穩健中立，乘機發財。第三條路于他最有利。但英法一定要逼他表示態度。萬一意大利助德，戰事自將擴大而且延長。然縱使如此，英法聯合艦隊可以很快消滅德國在地中海的艦隊，羅馬恐將先柏林而陷落。而德國在非洲殖民地也很危險。還未復原而且是按機器的莫索尼里恐不敢如此。所以，德國走第一條路的可能，是很大的。何況這兩位獨裁者，本是同床異夢呢？假如義大利參加英法，英法可傾取義大利德國，那麼，希特拉的失敗，是很快的。

目前戰爭雖僅限于四國，擴大的可能惟自是很多的。各小國想維持中立是不容易的。但歐洲那些小國，在心目中對希特拉一定好感不多。到了德國一露弱勢之時，也許希特拉有受到圍剿一日。但此次範圍較上次歐戰小，是可能的。

但要緊的，是雙方主力之估計。今天德國決不強于一九一四年。他今日的人口土地，還不及德國及奧匈帝國之和。而今天土耳其幫助英法成分，更較多。在技術上武器上，德國的進步，未必能超過英法的進步。在經濟力方面，今日德國因國際中立，情形可較好于一九一四；但以德國與海軍之英海軍之法對敵，最後勝負，是很難斷的。今天蘇聯雖不在英法方面，但比較之一九一四，可以與土耳其不在德國方面相抵。惟有英國這一決定力量。誰能算得出，英國願意援助英法，不過，有條

件。德國自不希望美國參加，但這是不容避免的事。即以現引中立法而論，英國畢竟可以用「現款自運」條款，獲得美國物資供給。并且，美國現已宣布中立法，不適用於南非聯邦。加拿大與奧一水之隔，而兩地現在是史末次將軍為總理。他是力主英美美合作的。這大西洋兩端，也大可作英國之倉庫。這不但是德國潛艦所能隔斷的。

許多人對於英國國力估計不夠。今日以妥協知名的張伯倫決然戰爭，當有必勝之把握。但看今日英國之團結，巨大的戰費，並國防備之井井有條，可是英國人之富力，組織力，和技術。這三者，是戰爭的要素。不但說德國對英法兩國，即使德義同盟，正至于加上第三個較有力國家，在最後的決戰中，勝利仍將屬於英法。只要戰下去，希特拉之失敗，只是時間的問題。

既然如此，希特拉何以敢于冒險呢？那只有問他自己。但我們很懷疑，希特拉進攻但澤之前，是否確知英法必然參戰。也許他以為這回可以詐過去，即我們想也多半如此。目下西線才開始活躍，但能解決波蘭似乎也不是幾最期的事。華沙能守幾日，這是英法及德國都想得到的，這在此次戰爭中不過一個插戲。不過，假使希特拉在擊破波蘭主力以後，立刻撤兵增援西線保守走廊，宣布作戰目標業已達到，呼德「和平」，則這一大玩笑也堪稱傑作。不過，戰神不是這容易變臉的而已。

(二) 歐戰之性質

這是一個什麼性質的戰爭呢？

那首先要問：誰是戰爭責任者？

誰也知道責任者是希特拉。

既然如此，這戰爭有是非，有曲直。這是公理與強權之戰。我們斥責戰爭之禍首，但不斥責這戰爭。倘英法不戰，就是希特拉之勝利，而希特拉之勝利，就是進一戰戰爭之預備。所以，我們同情英法，是當然的。

這是民治與獨裁之戰。如希特拉勝，則歐洲將無寧日。如英法勝，則獨裁主義之濁流將可澄清，義大利之法西斯主義亦將沒落。年來世界之不幸，法西斯主義是一毒藥。而德國是這一毒藥之原質，如法西國社主義僅限于國內只要其國民承認，我們本無異議。但它在國際上發生毒害之時，我們贊成反法西斯的戰爭。

但我們有少數認不清的人說，歐戰是什麼帝國主義戰爭。這種不辨是非之言，不是我們被侵略國民所應說的。我們常叫別國應區別侵略者及被侵略者。為什麼我們竟如此其客觀呢？

什麼叫做帝國主義戰爭？兩個侵略國分贖戰爭可叫帝國主義戰爭。例如從前日俄之戰，是典型的帝國主義戰爭。現在是德國侵略波蘭，英法援助。英法援助為了自己，但在原則上，我們當然贊成。因為向使希特拉成功，歐洲各小國都不能保。英法對波并未侵略，亦無領土野心，如何能說英法參戰是帝國主義戰爭？

假如，德國攻波，英法袖手，也許波蘭不戰而亡，也許沒有戰爭。這算什麼呢？當利捷克情形就是如此。但我們斥責英法，甚至有人說是投降侵略。不戰是投降侵略，戰是帝國主義戰爭，我們的高明論者之言固不會影響世局，但英法在他們傘下口中，何以如此其苦命，如此做人難呢？

也許他們說，誰叫張伯倫過去投降呢？是的，過去投降不應諉，則今日不投降也不應該了麼？

我希望他們冷靜一點，要知道得英法與德義一視同仁，實際上是一幫助希特拉。這是一種國際的虛無主義。

有兩種國際的虛無主義。一是托爾斯泰式的精神衰弱的和平主義者他們反對一切戰爭，因此，也反對制強暴的戰爭。但聖德戰爭欺騙他們。還有一種是瓦洛斯基式的世界革命論。照他們的理論，民主國也好，獨裁國也好，都是帝國主義者。他們死守一聯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公式。甚至用到民族戰爭上。

我們現在的一種虛無主義者，一定自命不是這一托主義。但客觀上，這區別在什麼地方呢？

自然，我們的看法，與英法與論不同。就我而論，我不喜歡波蘭，我很憎惡德國的波蘭。波蘭不是好東西，他和日偶也會有瓜葛。但他之犯罪，總比希特拉小得多。不但如此，但澤及索德，本屬德國。但希特拉之所以可惡者，是他藉恢復失地要求，作無止境侵略，在德沒有誠意，和平解決但澤與索德問題，在他以民族問題為藉口，取消其他民族的權利，而特別可惡者，他是日寇的幫凶。或者有人說，希特拉主義也是凡爾賽和約的學果。然這一事實，不能作替希特拉主義辯護之理由。今天是希特拉侵略一個弱國，而英法出來維持秩序而對歐戰，倘不鼓勵侵略

，即不能說這是帝國主義戰爭。

不能說有帝國主義參加的戰爭就是帝國主義戰爭。如義大利侵略厄比西尼亞，我們當然同情亞國。當時英國多少援助亞國，雖然後來縮手。假定英國，在圍問題而與美國作戰，毫無疑義，也不能叫帝國主義戰爭，而也毫無終義，我贊助英國與亞國。

即使我們且將恩怨問題，利害問題拋開不說，只就原則問題而論，我們是同情英法的，我們是希望英法勝利的。

一個國際戰爭是正當是罪惡，要看一點而定。如一國以戰爭阻礙他們正當進步，是罪惡戰爭。反對這罪惡戰爭的戰爭，當然是正義戰爭。而除了戰爭以外，還有什麼可以止戰的呢？

(三) 歐戰之利害

站在我國立場上說，我們一貫擁護和平，我們對日抗戰是出于不得已之救亡自衛，自不希望其他地方人類同羅戰爭之禍。所以蔣委員長在歐戰爆發以前，曾表示願見歐事和平解決，并贊助羅斯福總統偉大呼籲。但這是純就道義立論，不是從利害觀點出發的。今天歐戰既發，我們當然首先考慮到利害問題。目前汪派漢奸因為包藏禍心，藉歐戰作危言聳聽之宣傳，說歐戰不利中國，有利日本，中國應早日向歐投降。但大家一定記得，當歐戰未發以前，汪派漢奸（如陶希聖）就宣傳歐洲是和平不是戰局，所以中國應和而戰。現在歐洲是戰局了，他們的腔調又變了。由此可見，漢奸之流，根本其沒有什麼見解的。他們只有一點，就是萬變不離投降。但蔣委員長以及全國人民都有一個信心，就是萬變不離抗戰。

在漢奸看來，中國人生應該降日。日本是天之驕子神之寵兒，國際和戰都于日本有利。這是他們的「羅輯」。他們想用荒唐「羅輯」，對他們降歐戰的醜惡行爲。但中國民族深切認識：因為中國，堅強抗戰，因為日寇的侵略野心。因為中國抗戰與友邦有相同利害，國際形勢根本于中國有利。無論歐洲和戰，對於中國形勢的影響都是間接的，而這間接影響都是有利無害的。即使國際形勢一每似乎與我不利，但我國抗戰和一貫國策之奮鬥能夠轉禍為福，變不利為無害，是無害為有利。這漢賊不兩立的認識。

我們只要看一件事實，就可明白漢奸「見解」之破產。抗戰以來，敵人一變再變，他想利用德義，結果為德所棄，他想趨附美國，而美國重

布廉的，他到德意志，而受到德意志的尊重。他昨天說英國人的衣服，而一天他同英國警察，禮了。而德意志則說一聲再變。可是茫茫大地，無日寇之友，也無日寇可投之敵。果然國際形勢于敵有利，敵人何必要與德意志，突自出其技呢？而我們如何？正如蔣委員長所說，我仍是以不變應萬變，我們堅定明確，始終如一，除了少數漢奸去醜化國以外，全國人民衆有一絲一毫的動嗎？抗戰兩年，愈戰愈強，不是證明我們就戰并不受國際所決定，而國際形勢也沒有不利的影響嗎？

但我們還不妨對於歐戰利害，作進一步的分析。

有人以為歐戰發生各國無暇東顧，日本可乘機集中力量進攻中國。但民國二十八年不是民國四年。如果歐戰在兩年前爆發，也許對於中國有不利的處。但中國抗戰兩年之後，日寇國力，至少其陸軍力量已經空虛，消耗得差不多了。今天即使歐戰不發，日寇又何不是打算集中力量進攻中國？然而，無奈日寇已經沒有什麼力量了。說到這裏，全國軍民更感憤憤七之時蔣委員長之偉大英斷。不是當時抗戰，今天有日寇可乘之機。因為已經戰了兩年，日寇今天可乘無便宜可檢。因此，漢奸也無幸災禍之餘地了。

又有人以為歐戰一發生，我國軍火來源將減少。所謂軍火來源減少者，自是指英法方面的來源。但據我們所知，我們已有軍火即使不再輸入，已非常充分。過去軍火主要來源，英法方面并非大宗。今天我們還有其他來源。況且，歐戰發生，德國乃至英國對日軍需供給，也同樣斷絕了。何況，英法是中國的朋友，我們還有方法取得他們的軍火呢？

又有人以為，歐戰發生，英日有妥協的可能。這同樣是時代錯誤的看法。過去英日同盟，因為英國要日本做其遠東幫手，特別因為德國在遠東有其利益，今天英國已深知日寇滋味，更無幫日本幫忙必要，英國為什麼要與日本妥協呢？如果說英國畏日，不是事實。萬一日本相逼，英國可以退出天津上海乃至香港，但英國艦隊一集中星加坡，對日對日，日寇即無法西進一步。窮困的日本還希望在歐戰中做點生意，如何敢和英國決裂呢？自然，在若干問題上英國對日小小讓步，不是還不可能。如過去與日本私分贖款，現在引渡所謂刺殺「嫌疑犯」。然而這能說對我抗戰有什麼影響嗎，何況這一類引為要受到各種的反對呢？

又有人以為，蘇聯也許與日本訂立不侵犯條約。敵國一部份人物也

許有此幻想，但對於其在日本國內的經過。至于蘇聯，已與中國成立不侵犯條約，且有友好通商協定。蘇決不致不願這些條約。蘇俄知道中國抗戰之偉大意義及兩國共同利害，蘇俄對我國抗戰，表示極大同情，并作了極大援助，此次新條約簽後，關係將更為親密。蘇聯不是寇，日本的欺騙，略不遺餘，說到日寇的威脅，過去蘇聯且不畏日寇，今天他無西顧之憂，還怕日寇嗎？

但說到遠東國際形勢，最不可忽略美國的政策及其國力。美國與中國傳統友邦，援華制日，是美國遠東不變國策。而美國的海軍和經濟力，在世界在遠東，不僅有舉足輕重之方，而今後的作用還更日益增大。敵人未嘗不想推翻美國，但這是毫無希望的。今天歐洲雖在戰爭，美國一刻也未忽視遠東。美國艦隊是太平洋上的安定力量之一。日本一威脅英法遠東軍艦，立刻白宮或有反響。不但如此，美國中立法及其修正，是對歐一大政治武器。美國今天需要美國援助，美國也願援助。但如英國對日妥協，英國將無法得到美國援助。因此，美國足以阻止日寇對英的誘脅。

由此看來，歐戰發生，遠東情形并無什麼變化。所不同者，只是各國輿論對遠東注意比較疎忽只是英國對遠東德意比較疎忽而已，但我們要明白，這幾年來，歐洲就無前日。歐洲不生不死之局，不聲不響和平，英國自然不能不在外交和金融以外，對日有何積極行動。換言之，即使沒有歐戰，我們並不能得到歐洲真正和平之可能利益。今天英國比重雖然暫時減輕，但英國對我金融援助亦不致放棄，因為在這裏有兩國共同利益。而同時，美蘇在遠東比重，毋需增強。那麼，歐戰對我們有什麼害呢？假使我們中國不打算抗到底，希望中途妥協，或者，希望未勝之前，他國出來「調解」，那麼，我們害怕歐戰。但我們既決心抗戰到底，即抗戰到勝，歐洲和戰，並未變更國際形勢，敵人毫無利益。最近敵國並無高興表示，也可證明這一點。并且因為歐戰，敵人要求他國出們「調解」的機會更受一打擊了。

不是國際形勢決定我們抗戰，而是我們抗戰推動國際形勢。只要我來堅持抗戰，國際形勢是壞不了的。

(四) 歐戰的對策！我們當援英法

今天我們自己對敵在作生死存亡之抗戰。我們當然只努力自己抗戰

，少注意他人歐戰（戰後幾天許多報紙歐戰列于第一條，是很不對的）。但歐戰畢竟與我們有關。雖然其影響是無害有利，但我們是活動的。我們這裏要問無害有利，促有利為大利。

有人說，我們是一國，實行地方自治？這是不自知，也不自信。我們雖窮，但人力物力是太不錢，只要我們善于運用。在第一次歐戰中，當初英國是何如拉攏我們？不當時政府香庸，為日本搶了先著，步步落後，坐失良機。現在，我們決不可失去機會了。

我們應該怎樣辦呢？

首先，我想說我們今後外交應該注意之點：

(一)歐戰外交一切以我為中心，我國外交自應一切以對歐戰中心。我們的政策是不變的，但要時時刻刻預制敵人陰謀。陷敵人于不利之境。

(二)三國談判失敗德蘇協定以後世界生一大變化。過去我們希望有一「和平陣綫」使愛和平諸國，作聯合行動。戰後和平陣綫「終」將不可能，而甚至水無可能。但是，却有和平陣綫「蓋」。今後歐美將分為四大集團：英法，德，蘇，美。聯合行動既不可能，我國當促進各和平國家在東方之平行行動。所以，我們須更加強與美蘇英法之個別外交活動。

(三)今日歐戰與東亞戰分為兩層，兩戰不能打成一片，自小如打成一片之更妙。所以我們應使兩個戰場上之正義勢力，發生溝通。

其次，我想說我們在歐戰中外交政策之應有目標：

(一)使日寇無任何機會可以利用此次歐戰，而增加我們有利可能，自是根本目標。

(二)我們要打破日寇誘脅英法的陰謀。

(三)我們要更加促進中國與美蘇二國的關係。

復次說到我國對此次歐戰之三個可能方式：

(一)宣布中立，或沉默的中立；

(二)宣布不中立，或對英法善意中立，而同時盡我們特戰以外之餘力，對英法作友好之援助，人道之援助等；

(三)宣布參戰。

根據以上論點，我的結論是：第三辦法固無必要（因我抗日第一），但第一辦法亦絕對不可。我們應採取第二步驟。我們在今天必須進行下列幾件事情：

第一，我們決不可「中立」。

現在政海都宣佈「中立」或「不預」。但同時對英法加以威脅，其目的自想待價出售「中立」。我們在原則上，反對侵略。在友誼上說，英法是友邦，而德國發動寇虐，如承認德國及……等等。而既利害說，我們利在英法之勝。況且，敵人所作的，敵人決不能作，敵人和漢奸「中立」（雖然待價的中立），我們就要正式宣布「不中立」(Non Neutrality)。我們無須指明國家，全世界一定知道我們是同情于誰的。不久以前，曼徹斯特專報謂中國為英國在東亞之同盟國。這是事實。我們是一切友邦之忠實之親友。凡友邦有需於中國者，中國必盡力為之。

中國只有汪精衛李怪五這些無恥漢奸要走上什麼德蘇路線。這是幫凶路綫。但不料現在另有一班人，說什麼今後德蘇政策其助敵政策，我們就不好與其接近，英國如果助敵張目，我們決不依賴他（即不助敵張目。且，何能依賴；如助敵張目，豈得不依賴他？這實在大出我們意外我相信一國無永久友敵。但我國與英法及德蘇利害關係并未變化。英法二國雖援我未力，總是朋友；德蘇會助寇為虐今日德蘇并未取消承認為國，德美日同盟并未正式解消，且暗中有何勾結也不得而知，我們究根據什麼理由，要暗示須以德蘇為友呢？過去德國助寇為虐，許多人高聲反德，政府并不贊成者，是難忍自重。今日德蘇根本不能到遠東作祟，正是我們以直報強之日。記個人恩怨者，是鄙夫；不配得國家民族恩怨者，不惟無志氣，而也是鼓勵侮辱。說不好如德蘇為友的人，是根據什麼理由呢？我們今日既行防止英日妥協，却要提倡這一種怪論，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我們當然與汪逆不同，但是有意輕視國呢，還是一時錯覺呢？我希望他們深切反省之後，糾正自己的荒唐。因為顯然有少數耳食之徒存販賣這一怪論了。必須知道，我們的政策是不變的，中國是決不因國際形勢改變政策的。

或者有人說，我們兩個最好友邦——美國蘇聯既都守中立，我們也可隨之中立。他們應知，友邦美蘇是強國，有中立之利；而我們是弱國，無中立之利。而且，事勢之轉移，至少美國是不會中立的。況且，英法也是友邦。我們不願英法對德東中立，也就不能對歐戰中立。既然如此，便當將我們態度通告遠東有朋友邦，特別是英法。而英法如有要求，在互惠立場上，惟有視力之所能及。

第二，我國應在歐戰中促進與英法合作。

我們有很多事情可做。第一，我們可以派人參觀歐戰，并派工人幫助他們勞動。日本不是有軍事代表團到德議麼？我們可派軍事代表團到英法。一來表示我們的同情，以答英法人民對我們流戰同情；二來也是學習現代戰爭的經驗及工業技術，以爲他日建軍強國之借鏡。德國如不敵對日態度，參戰戰事的問題也可參戰。即便政府不主持，我國同胞不可無此雄圖遠志。

即可促進三國工業合作。現在法南與安南趨向接近，可用英法資本技術中國原料勞工，建立國防工業。英法和中國都在戰爭中，都有需要，都可供給。

還可以促進貿易合作。許多原料品爲今天法法需要者，我們可以廉價輸出，而同時英法有餘之品，也可供給我們。

第三，我們應更加促進中國與美蘇之關係。今天美國地位日益重要，我們應派實業代表團赴美，接洽建設投資。我們過去常視直接借款爲有利，不知投資更可而利更大。我們應款項資本，不必歎與金錢。敵人現正盡量企圖與美國訂立商約，我們必須打破這個陰謀。

蘇聯是好朋友。我們應派實業調查團到蘇聯去。此次潘大使來華，詞中，希望促進兩國政治經濟文化合作，我們自有同一熱望。我想經濟合作最足鞏固邦交。蘇聯五年計劃，大可觀摩。不但如此。今天我們有若干原料品——如棉花——都需蘇聯供給。

（我們必須注意經濟合作。作者最近在外學季刊上，曾論經濟合作爲外交中心工作，詳讀者參閱。）

這都是今天我們是能够而且應速行的工作。倘能如此，則歐戰將日益于中國有利。而中國之勝利，也是亞洲民主治之勝利。

不過，我們必須迅速。必須決斷。不要觀望，不要落敵人之後。必須自動，必須主動，不要坐觀，同候他人顏色。以大有爲之圖，處大有爲之時，我們何嘗無辦法呢？所怕者，無與與胡某耳。（九月九日）

（補記）此文寫後，祖國因印刷困難，未及出版，今夜聞蘇聯進兵波蘭。此事發生，并不影響上兩所說一字。我們對英法態度，同樣適用於蘇聯。蘇聯是我們友邦，如我們有可援助蘇聯者，我們一級盡力。只有在這一情況下我們才保持中立；即英法與蘇聯正式宣戰之後。詳當于下期再論之。九月十七日夜補記

記王禮錫先生

胡秋原

我決想不到，我會寫這樣一篇文章！

八月二十六日上午我起床的時候，忽然看到禮錫兄在病急遺書耗。我看了再看，知道是毫無可醫了。我們相交十年，共談笑，共患難，共危險，這共同民族希望，竟一旦中道如聞死生，就個人而論，是畢生難償的損失。在今日抗戰之中，生死本無常，禮錫兄因赴戰地死，雖非殉戰傷，亦壯同馬革。他之死，無愧于天地。然以禮錫兄的盛年，壯志未酬，不見還我河山而溘世，知其最後之利害，也是不甘心的。而以他的才能，他的意氣，可說還未表見十一，斯人斯疾，更是民族國家無限的損失！我爲個人悲痛好友，爲國家悲痛人才！而一切直接間接相知者，無不有相同的悲痛。我現在就個人所知，寫一點國子死者的性行思想，一來紀念個人的友誼，二來也是爲追懷先生者，俱給一點資料。

民國十九年我由日本返國的時候，認識禮錫。那時他正担任神州國光社的總編輯。我們有許多共同的朋友，所以馬上很熟了。不久我再到東京，不久，他也由東京歸國，并與小鹿結婚。他開始辦讀書雜誌，約我寫一些文章。我們過從更密。而使我們友誼日密者，是他真摯的談吐，與雄健的談鋒。他能談文學，能談哲學，能談政治，能談古董，談社會史，談甲骨文，乃至風月。雖然我們意見不一定相同，然而總多於不同。這相同之點，在當時便是民族主義民主主義馬克斯主義的傾向；以及，多少對民族國家盡點微力的志願。我生平沒有任何娛樂，所以還有誦之生者，茶烟而外，就是談天。即使意見不同而能尊重對方意見，這種朋友是不多的。而今此境何可再得？

他得說略，也可說不修高論，沒有嗜好，并不吃烟——雖在最近一二年也染上這嗜好。還使我們很容易相處。他非常風趣，記憶力很差，目力也很強。然而大事他是細心的。就是他的日記筆記，都極整齊。就這一點，也是我所不如的。

他對於詩曾用過一番工夫。他吸收江西詩派的傳統，又受江浸金和的影響；命意修詞，有奇高之致，表現他的才情，而這也是他也很自負的。他曾有一志願，以舊約體裁寫新的時代。這就是市聲章典去國章。

他很想融合各體，寫一首很長的史詩，而能感完成很少的斷片。今天他的遺稿自然很多，而這也顯是他遺稿之一了。

十九年夏天，我由東京過北平回到上海。不久韓鈞夫婦也返滬。不久，九一八國變發生了。這國變舉國恥對我們的刺激很深。我們更常談到政治問題。他依然熱心讀書。我辦了一個小刊物叫文化評論，但不久即停刊了。不久，二八戰事發生。這給我們一大興奮，如同撤兵之夜一同香味爆竹之後的冷淡而悲憤。在那一夜，韓鈞夫婦因在街上狂呼，曾在郵捕房裏坐了一夜。這一小事，也見他是一個富于感情的人。

他確是一個富于感情的人，甚至某種意義上有一點浪漫的氣分。當時他在上海，朋友很多。他對朋友是熱情的，他廣交遊，也善交遊。他有一種個人的魅力。當時他不過如我今日之年紀罷，然其聰明朋友之圓熟，我常說自愧不如。雖然如此，他也常碰意外之「釘子」。例如，有一位專對小報罵人的某君，即今日漢奸了某之夥伴，一次曾打電話到軍國摩儀館到他家中出聲，一次又叫幾桌酒席送到他的家裏，而他對這惡作劇，也是笑嘻嘻的。

民國二十二年春，強州國光社外內困難很多。同時鐵道部派他赴英留學。他託我為他維持殘局。但不久，我也無能為力，非到香港。這年冬天，我參加一次政治運動，不久，他回來，我們又見面了。我們所見，也大致相同。我們共同經過了許多艱險。這時我才知道他還有幾個不可及的地方。他的身體健康，出乎我意料外。他能徹夜作事不覺疲倦。他過去他常和我說到他能作民衆運動。這時我看出他確有這種才能。他也有很好演說的天能。

二十三年春天，他又到英國，不久，我也到英國。最初我們鄰居，後來，我們住在「庫」。我們幾乎成天在一起。早上我們吃點牛乳麵包之後，就到圖書館去，我們在圖書館吃包裏兩片麵包和一個蘋果，晚上一同回來吃飯。到了夜間，我們夫婦四人寫上檯之戲——「Briders」。到了星期，到山上去睡在草場上，回來如遇着「fair」，作六便士的冒險。我們體力精力都疲勞，自然照例是失敗的。有時，我們回到街上搜羅廉價的火雞的雞塊。這是貧民吃的。但我們都喜其價廉而物美。當時我們常常今天不知後日之趨，但由圖書館出門之時，也常走到舊書舖中，將算好回來的車錢換一本破書。於是，就一直由牛津街硬走到議會山的住處。倫敦圖書館的書籍彫削，議會山的景色出光，當部如昔日，然而

醜陋是不在了。自倫敦別後，我們不復再有上書的機會，而今四人相對之歡，今生不能得再，尤其不堪者，是想到小廬的孤零。

他為人向世非常平易，然而極其謙奇。我是一個徹底的「中庸」主義者，而他對一切的奇特有興味。這使我們每天有辯論的材料。有時談寫字也如此。他讚美一切奇體，我喜歡方正。其實他的字正很方正，而我的字才是奇拙。這大抵由于，一個人總愛用自己所缺乏的東西罷。吃東西也如此。一切奇物怪味他都要好。我是凡顏色不好看味道不新鮮毫無滋養之價值者不愛，所以同他喫飯之時時常發生爭論。他說凡好喫者必滋養，我說凡滋養者必有味。這自然都是笑談，但也可見他的趣味。他勇於嘗試，勇於冒險，勇於創造，也由這一點而來。不料奇人竟以奇疾而死了。

他的眼線固然可誇，而他的力學，也是可驚的。出國以前，他的英文可說沒有什麼基礎。但在英國不過一年多，已能閱讀書報和作文，而到民國二十五年，他已能自由寫說。并用這工具作國際宣傳，認識許多外國的朋友。

他是樂觀的，奮鬥的。他面上永遠浮着笑容。他每天不倦的讀書，工作。他非常自信。他有豐富的生命力，志意堅強。他作一件事，一定壞而不捨。我是一個從不嘆息的人，也不會看見他有憂戚之色。有一次，一個朋友來談一件我們很不好的消息，說了許多灰心話。這朋友出門以後，他笑着對我說，大概沒有什麼事可以使我灰心的罷。誰想到這樣一個身心堅強的人竟如此突兀而去呢？

這年秋天，我和他作了一次蘇俄旅行。我是一個好睡的人。我由意大利到倫敦途中，夜以三等車為旅館，早上下車游覽一日，不花宿費。但同伴們都睡不起。在游覽中，我可不喫不喝。所以我景和和朋友旅行。但這一次我才發現他是一個真同志。大家查看，幾近于絕。所可惜者，韓莫斯科前兩天，他忽患腎病，扶病到柏林才醫好了。他的身體強，而自信更強。雖然病，也要看。此次之不幸，或者也由於他的扶病掙扎罷。

是年歲尾，我受一個編輯的委託，做蘇莫斯科新聞記者，辦好手續，到蘇聯去。他依然住在倫敦。這時我們通訊最多，并合譯了一部書（家族論），及一本未印之稿。我在看了歐洲蘇聯以及進一步研究中日問題之後，思想一變。我寫信給他告訴我的感想。我放棄了馬克斯主義

的信仰。我認爲中國能够而且應該發展民族資本主義。他同意這必然性，但他不願放棄社會主義的好。後來，我們每談其他問題而回到這一問題的時候，大家即一笑而中止辯論，說：「欣賞，但不同意」(Appreciate but not agree with)。而今天再也沒有這個機會了。

這時日寇進攻日急。我們同處異域，真是有難言之感。他在其出國章中，還留下他當時的証價。我沒有作詩的精力，偶爾寫，也不敢示朋友。但有時也寫了一點送給他。民國二十五年夏，他又旅行到蘇聯，我們重逢，而他竟補了前年因未得勝歸之憾。七月間，我們一同回到英國，不久，國際反侵略大會在比京開會。我們同去社會，他是中國代表團的發言人。

這年冬天，我與內子到美國，禮錫夫婦仍留倫敦。他對於國際抗日宣傳，非常努力，並開始用英文寫今日中國一書。這時正在西安事變以後，國內正走上統一抗戰之路。我們渴望一天祖國作雄鷄之怒吼。到了七七，我立刻買船票回國，我寫信給他望他快回。舟過吳淞，雖砲戰正烈不能登岸，但吹響抗國的旌旗。到香港後接他信知道他不准備回國，然而無條件擁護政府抗戰，是不約而同的。

以後我由南京而漢口而重慶，偶爾接到他的消息，和在國外工作狀況。他說他寫的一書完畢，立題回來。幾月前，他回來了，穿的是他出國時的一件長袍。因爲大家都忙，祇有兩三次長談的機會。他思以後致力於外交工作。他想到戰地去看。他寫了一些海外愛國運動的介紹和建議。他對於抗戰的意見，大概在今日中國一書之中。他爲祖國寫了一篇短文——團結抗戰是向自由獨立邁進的變輪。據他說，這是他回國後唯一的政見了。我們和此外幾個一向很熟的朋友曾談到中國的問題。我們的意見雖不完全相同，但對於擁護政府抗戰到底相信最後勝利是一致的。

他也是一個說做就做的。他組織作家戰地訪問團到戰地觀察和收集材料。他以非常的豪情壯概，作這一次的旅行。砲火中歸來，他未曾看見他愛的母親。他曾一時躊躇先看母親屍體，先到戰地呢？最後，他決定先到戰地。這精神是難得的。小鹿參加南路，夫到戰地也開了。我們都希望他此行能有戰成功的收穫，不料滬警暴徒盜，積勞成疾。不復見慈母愛妻，更不及見抗戰的勝利，一個有點氣有才力有毅力有活力有洋溢的鐵漢，竟一旦在古都的星雲風冷之中飄然而去了。

我記這一段短短的回憶，我浮上死者生前怡然的面影。這面影紙在

回憶之中，爲私交痛惜死友，更爲國家痛惜人才。人生誰不死，所不願者，莫過於資志以沒。國竟不幸而爲其之一，才是禮錫最傷心。而在他怡然的面龐上，一定瀟灑無窮遷徙之痕而終古。黃河之水，將挾其無窮之恨以長流！當他死耗來之日，一切奮友，無不含悲。我的內子還在成都，當亦不勝哀悼。禮錫夫婦都關心我們的小女，然而他回國以後，還沒有看見他。而最不忍想者，是遠在兩天的內子，是如何反應這奇慘的初訊了。

最後，我還想爲死者聲明一點。若干年來，若干人將社會民主黨與禮錫及我們的朋友相連，直到最近，敵國還有此類記載。我會聲明幾次，社會民主黨爲潘爲魯另有一問題，但與我們無任何關係。過去我們亦不知有此組織。即使現在有此名號，亦與我們無涉。而自時戰以來，無條件擁護政府抗戰，這是我們許多朋友共同的信念與決心。我想借紀念死者之便，作一次最後的聲明。 九月九日夜目痛中。

全美洪門團結抗戰

秋原

凡至南洋美洲之同胞，特別是華裔美洲者，無不知有洪門。所謂洪門者，蓋明亡之後，志士所組之密結社，以反清復明爲目標。所謂洪門者，暗指洪武、新等因襲于當時士大夫之無恥，故對知識份子常有戒心，會多屬手工業者。而以西人階級之嚴厲，其通訊方法份口訣，在會中頗有互助精神。其先因不容于清室，多通跡海外，南洋美洲之華路慶禮，洪門之功亦多。故與外國之互助組織，亦有聯絡。洪秀全起事之初，頗得力于彼等，即以洪秀全是其本姓洪，或借洪門之洪爲託，世多疑者；其假借甚夥，故以後之事也。中山先生之革命，洪亦係以洪門爲基礎，其稱洪門爲其早之民族革命團體，誠然。洪門在美勢力最大，人數在十萬以上，致公堂則其公開之名稱。惟以領導缺人，無聯絡；而又以種種原因，與祖國關係不甚密切。九一八以後，洪等力主抗戰，于推動僑胞，厥功甚大。余游美洲，曾觀其會堂，讀其祖訓，前輩多垂垂老矣然忠義之情，則猶見其明末先烈之遺風。近報載全美洪門于六月十五日在墨西哥召集代表會，設立洪門總幹部，宣言擁護政府抗戰，電請委員長致電，痛斥汪逆賣國行爲。近歐人屢欲勾結洪門致公堂中少數敗類，爲汪逆作聲援；然我洪門之革命團體，一致擁護政府，且將以民族革命之老團體，作抗戰抗國之生力軍，共事正盛。因書其事，以告關心僑胞救國運動者，并向洪門僑胞致敬。

常談之類

胡秋原

讀者也許記得，本刊前幾期曾翻印某雜誌上「契」先生一文，并有答復。現在據說這位契先生又說謊了，一看，氣憤似不如前，既然如此，我也當可以客氣一點。

但契先生這文章，確使人有不知所云，也文不對題之感。他的題目是「常識也要正確」，則理應證明我的「常識」并不正確。可是，他沒有證明。而彷彿是說，你所說的「常識」不一定是常識。但究竟是異常識以上，常識以下，或常識之一，我看不清楚。

但他的用意很顯然，他想用晦澀的國歐辦法來做儀器。幽默也很好。但我想學蜜蜂來刺他人，必須刺中他人；若避開問題，以為紛紛幾聲，就算勝利，是大不見得的。他彷彿說，只談高本漢有什麼呢？但第一，我不信高本漢；第二，更難的還是證據。不是那一個外國人。而我還要聲明一點：高本漢并未說過中國語文是世界最進步語文之一，他的功勞，在研究中國語文的變化與特點。倒是耶司只生及其他人，說過這一類的話。但這并不重要。我決不信任任何洋人及中國人。除了國家稱頌的範圍之外，我只相信事實與理性。因為某人如此說，所以是真理；只有中世紀的和尚有如此想法。你們提出保護拉丁化的理由而不能提出反對理由，我立刻聲明實成拉丁化。我提出反對拉丁化的理由而你們不能推翻，你們便聲明停止拉丁化的宣傳。昔印度人辯論失敗，即自殺或而依為弟子。今日科學時代只有事實與理性才算權威。不是外國神仙或外國顧問一言，就解決一切的。自然也更不是擺出幽默手調，鼻子哼一聲，就算「正確理論」的。

但契先生低聲到常識，我也不妨就常識二字發點議論。夫所謂常識者，本身并無優劣意識。一種學問的基本常識，即所謂常識。英國人以為大體就是訓練常識的。我想一個高中學生及大學生必備常識是常識。有高才常識以上知識者，是專家，低才常識者，是外行。對一事有專長，而於專長外某一問題有很好常識者，即所謂 *Amateur*，如客串是。但今日舉國很多，斷無極專專長之理。一個數學家作與對於經濟學只有常識，而對於政治外行。愛因斯坦是物理專家，但對於數學，世尚不以專家目之。對於某一特殊事件無知，也并非了不得的事。我對於殺豬

和跳舞，頗覺自慙無知。知之為不知是知也，也說得通的。但假充內行，罕不爾說。如果有人說，他對漢字及拉丁化沒有研究，不能發言，這是科學的態度。但既有所主張，總要有點語言學基本知識，或能推測語言學基本知識。否則，屬一羣國粹派，有何益處呢？

但專長常識都進化的。公論子會是一專家，但比起愛迪生，幼稚得多了。三十年前知道八九十個原素是常識，今天不懂得電子，也就近於無知。勞力宜（除了復辟以外）也算一有知識的人，但今天以為要羅馬化拉丁化才能改革漢字者，不一定有權利自稱語言學家。為什麼？根據各種研究結果，漢字改革不是如此簡單的事。

說到我自己，對於許多學問，至多不過一點常識。順便講一點，我最初學中國文學，後來學理化，後來學點所謂政治經濟學之類。都不過一點小小常識以補外行。近幾年來，我「想」專門研究哲學，特別是歷史哲學，因為這原故，各種科學的基本知識，我常想知道一點。我之看一點之哲學的書，也只是為了研究哲學的資料而已。僅僅一點常識如何可以說話？但在沒有更好的專家之時，特別是常識以下的言論傳染之時，常識如何能放棄責任呢？特別是許多常識以下者目光專家之時，常識還應該虛應？契先生嘲笑我自命「學者」，這大概是你們白雲見鬼。

或者是一種 *Intentionality Complex*。我一向懷疑，中國究竟有幾個「學者」。我們有許多自命學者，自封領袖，不過是自價的不通，或可驚的瘋狂。今天學問成了世界財產。倘不能對世界學術漸成成績有一定量增加者，都應避學者之稱。即使我想學學專罵你們，也決不用這兩個字的。假使中國有人翻譯二本書，或引用一二外國人的話，即者勇以學者專家自命，不過是笑柄而已。但他人并未自命什麼學者，而想以學者二字橫加他人，以求掩護自己無知，也是可笑的。假使有一個無能的人在街上沖撞，要了一點款罰，於是就幽默對方說，「你算什麼皇帝，我不怕」。你看，看，這時候誰個可笑呢？

寫到此處，一個朋友說：何必用有精神和這班人唇舌呢？而且他是暗喻作遁詞，斷云，窮寇勿追，更無須計較了。余曰，不然。在政治上，我極力主張寬容。但在學問領域中，對於不通者，有的必須沉默，有的必須沉默之，故曰，費尼澤賴應防緩行也。余雖非世故老人，但深知對這一種人如不答復，使其遁而無詞，彼將自命「勝利」，復應仍不諱免。故刊之。

世界史略

這一學說，引起不少的非難，而馬氏之社會主義思想，更增加大家對其歷史哲學的排拒。但對馬克斯以說此說得最多者，還是社會主義者。例如，Barth Lushanovsky，許多批評家都借他的武器，主要的批評是：經濟衝動不是人類唯一本能，唯物史觀忽視地理民族精神影響，精神文化不能以經濟解釋，階級鬥爭不是社會進化動力且與唯物史觀沒有什麼必然關係等。但這些批評，除最後一點外，并不能打擊唯物史觀。因唯物史觀并未忽視其他歷史因素，而經濟為歷史之基本因素，是無可否認的。還有人以技術史嘲笑唯物史觀。其實，技術包含人與自然的關係，實為文明之主要尺度，這一說也不是非難唯物史觀。然則，唯物史觀無可批評麼？是又不然。

我以為唯物史觀的缺點，在於兩點：第一，其本身概念不明，自己并不滿意；其次，其應用於社會階段之劃分，因受當時知識之限制，并不正確。先說第一點：

一、馬克斯提出了幾個概念：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係。生產力與關係，容易區別，即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關係。生產方法是什麼呢？與一三兩者，有無區別，區別在何處呢？還是一三兩者之總稱呢？馬氏未說明白。後來，列寧又有「經濟成分」一詞，其所指又與馬克斯經濟結構不同。蘇俄馬克斯主義者以其與經濟結構分開，有的又說大體相同，作了许多說明，但總是非常牽強的。

二、馬克斯之解釋，集中於封建制度到資本制這一階段，所以他以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矛盾，表為勞資之鬥爭。但這這一解釋，并不適用於前資本社會。例如，奴隸和農奴對奴隸主及農奴主之鬥爭，并不代表新生產力。封建社會下代表新生產力者為市民，而非直接勞動者的農民。

三、恩格斯論唯物史觀有一句話，直譯可作「歷史中最要緊的元素是實際生活之生產和再生產。我與馬克斯所說，沒有超乎這以上」。但意譯是說生產和兩性生殖。也可說是食色罷了。他在家族起源一書中，將家族制度歸以極大意義，正是根據這一點。且不說這見解能否成立，但連和他們以上所說，又是矛盾的。

我以為唯物史觀可批評處，主在於此三點。至於幼稚素樸者之誇張，馬氏不能代其受過。然而，還不妨礙唯物史觀本身，在大體上，有極大價值。在這一點，我以為塞利格曼之批評，是很公平的（Seligman's 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不過這三點，也正是

馬克斯歷史哲學最大漏洞。而馬克斯學派與其他學派不同，不寬容許自由研究的，而我想這三點，也是永遠不能由馬克斯主義者得到答復的罷。

馬克斯之社會階段論

如馬氏唯物史觀大體上是一有見解之學說，則其社會階段論，是無可取的。他的階段論不甚為人所注意，然在中國，却還在糾纏許多人的腦筋。

在工錢勞動與資本中，馬氏曾說：「古代社會，封建社會，有產者社會，都不過是生產關係的結果，而每一社會在人類史上皆為一重要階段。」

在經濟學批評中說：「大體言之，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現代市民的生產方式。可列為社會之經濟組織之進行階段。」

這說出著作，比上文多了一個亞細亞的生產方式。但在馬氏晚年代表作著作資本論中，亞細亞生產，社會諸詞，屢見不鮮，可見馬氏是確認亞細亞社會之存在了。

於是，可以提出兩個問題：一、馬氏之四階段論，是相連續的過程呢？還是可以并行或獨立階段呢？

二、所謂亞洲生產者，是什麼東西呢？其與古代封建生產方式之不同，在於何處呢？

這兩個問題都有問題，而一聯起來，問題就更多了。我現在只說幾個重要問題。

關於第一問題。橫列汗諾夫以為那四個階段，亞洲的與古代的是可以并行的。照列寧的意見，則以這四個是連續階段，不過，他又時常避免使用亞洲式一詞。馬克斯的意思怎樣呢？據我所看見馬克斯全集他寫給一個工人的信，明確肯定那四個階段是連續前進的階段（月日人名因書不在手，不能記憶。）

既然如此，則亞洲式生產，古代（奴隸制）生產，應該是一切民族都應經過的了，既如此，何以稱為亞洲式呢？而希臘羅馬社會形態，英德民族何嘗經過呢？再者，由古代而中世，究竟是一進步呢？還是一逆流呢？在馬氏看來，似乎是一進步。然現代許多社會學家多承認是一逆流。假使如此，是否每個社會都一定要在這裏倒退一次呢？